



少点精致  
的俗相

侯志明

侯志明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### 侯志明

内蒙古四子王旗人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。先后在沈阳矿务局、新华社辽宁分社、四川分社以及四川绵阳、内江、峨眉电影集团工作，现供职于四川省作家协会。

出品人：张庆宁  
责任编辑：周轶  
封面题字：贾平凹  
封面设计：叶茂

人生嘛，自古以来开门七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今天时代物质大进步，还加上房子车子票子和别的什么子。物欲层叠累积，不俗也难。何况大大小小的单位，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办公室小政治，大多数时候也让人看到人性的弱点。在此情形下，文化的功能也主要变为让物欲重压下的人轻松一下，娱乐一下。所以，这时要以文化脱离“俗相”，也就成了有标高的追求。

——阿来



上架建议：文学·散文

ISBN 978-7-5411-5859-9



9 787541 158599 >

定价：48.00元



四川文艺微信公众号



更多精品内容在这里

侯志明 著

# 少点精致的 俗相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点精致的俗相 / 侯志明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

出版社, 2021. 1

ISBN 978-7-5411-5859-9

I. ①少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270892 号

SHAODIAN JINGZHI DE SUXIANG

少点精致的俗相

侯志明 著

出品人 张庆宁  
责任编辑 周 轶  
封面设计 叶 茂  
版式设计 史小燕  
责任校对 段 敏  
责任印制 桑 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
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47 mm×210 mm 开 本 32 开  
印 张 7.625 字 数 160 千  
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2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859-9  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## 旧书记，新文章

阿 来

《单位来了新书记》，是我给侯志明第一本散文集作序时的题目。

如今忽忽三年过去，新书记已经有点旧了，成了侯书记。那当然是正式场合叫的。在非正式的场合，有一天我突然警觉，怎么我不经意都称他老侯了。他比我年轻几岁，又在单位替我抵挡许多冗杂事务，我想这是表示熟稔和随之而来的亲切感的意思。

第一本书出来以后，这位前新华社记者便新作频出，不断在一些重要报刊发表。有时听见周围人议论，都是说，他写得越来越好。虽说不是发表的全部作品，我也挑恰好手边的读过几篇，也和夸他文章的同行是同样的感觉。至于说私下有没有和他表达过这个意思就不太记得了。

三周前了，老侯来我办公室，送一本打印稿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很有些分量，是他新集的文稿，说是要出第二本书了，依然要我写打头的叫作序的文章。

这下子就不是茶余饭后，或者某个时间闲聊时不经意的评价，弄得人要皱了眉头端坐着，想些正经话说。用四川话，就叫作：“拿话来说。”

这本新文集书名叫作《少点精致的俗相》，参阅他后记中的夫子自道，原来，其意思是靠写作来“修炼”，以摆脱“俗相”，或超越人生庸常，“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”。

人生嘛，自古以来开门七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今天时代物质大进步，还加上房子车子票子和别的什么子。物欲层叠累积，不俗也难。何况大大小小的单位，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办公室小政治，大多数时候也让人看到人性的弱点。在此情形下，文化的功能也主要变为让物欲重压下的人轻松一下，娱乐一下。所以，这时要以文化脱离“俗相”，也就成了有标高的追求。虽说自古以来，文化是引导人追求高尚品格和雅正审美功能的，但不得不承认，眼下，我们目睹的是这种功能的大面积弱化。于是，单单这个题目就让我有点严肃起来了。

这本文集的文章，我是分为三类的。一类，忆旧，以家庭亲情和怀乡为主；一类，是访人写人，相当于记者的深度报道；再一类，游历记，到了作家协会，工作性质决定常常有带任务与不带任务的游走，或者看好风景，或者观摩新现象新事物。

第一类文章，好与不好，修辞之外，重点在于一个情字。感情饱满与否，真切与否，决定文章的高下成败。在这本文集中，这类文章占了多半篇幅，每篇文章，或长或短，字里行间，都是有真挚的深情自然流露的。情的真切与深挚，还带来了一个修辞

上的好处，不论着墨浓淡，都能收到去除雕饰，朴素自然的行文效果。老侯自己总结为文“三真”，真情肯定是第一要义。

第二类文章篇幅不多，相当于新闻报刊上的深度专访。对象是曾经的风云人物，比如氢弹之父于敏，比如曾创造长虹奇迹的倪润峰。两篇文章与常见的人物专访又有所不同。不同之处在于加了一重对当时访问情景的追忆。时光流逝，洗去了什么，又留下了什么？过去的辉煌，今日的沉静，两相叠加，可以悟人生，悟命运，也是让人去除俗相的好办法。

第三类文章，大家都去游历，各人都有选择性看见。看见什么，又能了悟什么，就有点高下与雅俗之别。这个“别”是种区分，也是种鉴别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所有不同都从同中来，所有同中又可以看见种种不同。老侯是下了探幽抉微的功夫的，是力争要在看见之外还有看见的。

最后想说一点，这三类文章的结集，通常会被叫作散文集。这就牵涉一个基本问题：散文是什么？所以有此一问，是因为很多时候，散文已经被一些写作者弄得很狭隘了，弄成了一个与诗歌、小说、剧本等体裁相对应的一种文体。但散文应该是更宽泛更广大的。很高兴看到，单位的这位已经有点旧的书记提笔为文时，只是感到有话要说，就服从这个愿望把内心话说出来，有事说事，有情抒情，有理论理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当止。此种写法，已经避免了某种固定程式散文“精致的俗相”。更不要说，书写经验，行文中又争取超越经验，这也可以视为其“时时检点自己俗相”的可靠途径。应该鼓掌。

古人诗说：“文章乃余事，学道探玄窟。”余事是小的，但借此要“学道”，要超越日常生活层面，试图洞时世事，来个时“探玄窟”就别有意义了。

有点旧的书记文章却有“日日新”的努力与成效，再次鼓掌。

## 目录

### 忆旧——

- 3 灯如红豆
- 8 天地间有篇文章做不完
- 16 年的味道
- 22 我的老师们
- 26 倔强遥远的梦
- 30 摇曳的亚菊
- 34 饿的恐惧与饱的困惑
- 39 牛也号哭
- 47 复合之物

- 50 祖 制  
54 童年野趣

### 访谈——

- 63 脊 梁  
106 本 色  
138 棋 后  
143 我和流沙河的两面之交

### 观景——

- 155 四子王，一朵红格艳艳的花  
161 穿过九寨的美景  
173 孤独的扬州  
178 成都的雨

- 182 梭磨河流过马尔康时  
189 彭山，半得山水半得仙

## 文言——

- 199 少点精致的俗相  
——答《华西都市报·当代书评》记者
- 205 三 真
- 211 进了左耳把它从右耳赶出
- 215 当悲悯在笔下流淌时  
——读阿微木依萝的《檐上的月亮》
- 220 人生无处不宽窄
- 225 蝙蝠的命运
- 227 平视人生
- 231 后 记

忆  
旧

Yi Jiu



## 灯如红豆

夏日炎炎的夜晚，我经常会在夜深人静后，走出卧室，走到阳台，点一支烟，看城市迷人的夜光。那夜光是由无数盏灯组成的。远处望是整齐、灿烂的，如安卧的长龙波光粼粼；近处看是柔和、恬淡的，如沉思的哲人忧郁静谧。望着望着，有时会掉下眼泪来。

是的，不止一次。

因为我总会想到童年、少年时陪伴我的那盏小油灯。那是一盏煤油灯，尺把半高。油灯结构之简单简直无法描述：下面是一个如老式的新华字典大小的木座，木座的中间是一根木棍，木棍的顶端是一个碗状的铁盒，铁盒里是一个小学生用过的墨水瓶，墨水瓶里倒上煤油，瓶盖上插一根圆珠笔芯粗细的铁芯，在铁芯里穿一根棉线，煤油浸润棉线，便可以点燃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盏灯一直伴随我长大成人上大学离开家。

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人，在那个困难年代出生的人，都品尝过

生活的艰难。别的不说，就是一家人偶尔做件新衣和平时的缝缝补补，对母亲来讲就是一项繁重的劳作。冬天到了，要把单衣单裤洗净絮上棉花做成棉衣；夏天来了，要把棉絮掏出来洗净变成单衣。姐姐的衣服小了，要给弟弟穿，须把女装改男装；哥哥的衣服要给妹妹穿，又要把男装改女装。长的要改短，短的要加长，颜色不一样的还要浆染一致，母亲的辛劳可想而知。

春节前的母亲是最忙碌的。一进腊月就要夜夜坐在小油灯前，赶做新衣或者浆洗旧衣。白天辛苦一天，晚上还要干活到下半夜。有一天，我睡醒一觉，发现母亲还在灯前纳鞋底做新鞋，腿上盖着被子，身上披着棉衣。一手拿着鞋底，一手交替拿锥子和针线。先用锥子扎，再用针穿线，再在膝盖上使劲地勒紧。我看着看着，忽然看见她浑身一抖，把手里的东西一扔，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攥住右手的食指，斜倚在了窗台上。灯仍然在嗤嗤地发着光，没被吹灭。我知道她还会起来，我就没吱声，静静地等着。果然，过了五六分钟吧，她又坐了起来，拿起没做完的活儿。我想过去搂住她看看扎伤的手，想劝她去睡觉，但我一张口，说出的却是：“妈，我要尿尿。”妈没有抬头，只是说：“灯亮着呢，去吧。”尿完尿，我回转身，站在那儿，盯着母亲，希望她看我一眼，等来的却是：“冷，快去睡，感冒了过不好年。”她仍没有抬头。“那你怎么还不睡？”“快完了，一会儿睡。”在母亲的心里，为了孩子过年的新衣新鞋，这些活儿不但是定了量的，而且也是限了时的。年年如此。

直到今天，虽然比四十多年前好过了若干倍，但在我心中，